

至少在教育的效果來說，是事倍功半。同時，玄學理論本質上有其固有的缺憾，當它附加在經驗的醫療知識的時候，只能抽象的解釋人體生理及病理，無法提供實驗檢證的途徑。歷來懸疑醫案不計其數，自古學者聚訟不決，初學者面對此浩瀚學海，焉有不望途生長之理？中醫教育所遭遇的最根本的難處，就是這些，而衆多有為之士對傳統醫學知識敬而遠之，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再就師資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許多擔任傳統醫學的教授，並不能具備太多的現代醫學知識，以致無法為修習中醫學的學生解決上述的困惑，或者指出可行學習方向。而許多曾學過現代醫學的中醫教授，當他們面對自古即聚訟紛沓的論題，似乎也無能為力。因為學生對他所提出來的講解，率都以未經證實的假設視之，並不會因之而對傳統醫學有深刻的認識。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討目前中醫教育的傳授，我們還可發現，並沒有太多教授努力於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銜接工作，而傳統的填鴨式教學和鑽研於故紙堆後的照本宣科，卻比比皆是，不少穿鑿附會之詞時出自不嫻現代醫學之人，既不能服人於先，焉能勝任受掌解惑之於役？

走出學院式的中醫教育，我們會發現民間又是一番光景。由於醫師法准許非正式學院出身的人參加中醫師特考，因此，當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學生努力鑽研現代醫學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卻陸續出現無師自通的中醫師。如果說中醫師無須具備現代醫學知識，很明顯的，中醫學系學生，在學院裡只要修習中醫學分即已足夠。然而，他們必竟還修習了許多現代醫學學分。如果說，身為治病救人的大夫，需要具備現代醫學知識，那麼，現行的醫師法所作的資格規定，就有修正的必要。事實上，醫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栽培醫師乃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工作。倘若時至今日還不禁對現代醫學一無了解的人，參加中醫師特考，中醫教育制度必將陷入空前未有的混亂，同時，也使中醫教育回溯到幾千年前父以傳子，師以授徒的局面。這些現象決不是生於教育普及的廿世紀的我們所願意看到的。

前面所展示的種種異常現象，唯有確立了中醫教育目標之後，才能有其根本變革之道。但是中醫教育的目標何在？

無可諱言的，科學昌明的今世，傳統醫學對維護人民健康所能作的貢獻，大多已為現代醫學取代。就公共衛生的觀點言，死亡的調查，傳染病的管制等等，皆非傳統醫

學用武之地，就個人疾病的預防和治療來說，現代醫學大都有具體可行的方策，即使是目前束手無策的絕病固疾，也有它的一套研究方法。譬如癌症，目前就有免疫、病毒、核酸等方面的探討。很明顯的，需要傳統醫學實際動手的地方也微乎其微。因此時至今日的中醫教育，要脫開自古以來為傳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醫藥知識所做的努力，亦即不要再把教育的目標局限於醫療行為的訓練。

在這一個前題之下，中醫教育的內容份量上，就必須有一輕重的權衡。譬如，在醫學系不妨概括的介紹傳統醫學觀念，在中醫學系則需加強教學。因為兩系之間，容有目標上的不同，醫學系的學生畢業之後，也許會更進一步的研究傳統醫學，而中醫學系的畢業生，將來必定是中醫教育的繼承人。在教材的選擇上，則必須顧及學生本身所先具有的科學觀念及現代醫學知識。關於這一點，所有的中醫教授要克服困難，把傳統醫學中抽象的說理，化以具體的實驗，把玄學概念代以科學論據。換句話說，中醫教授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學養，存於課堂上的困難與疑惑才能有解決的曙光。

基於此種需要，對教授的聘請，學校當局當深具慧眼。中國醫藥學院請不到醫學系的專任教授，是因為有別的學院競爭，中醫學系乃唯我獨有之學系，聘請學貫中西醫學的教授，乃是可盡其在我之事。要知道，今日之學生，即是將來復興中醫的尖兵，學院所高懸的中西醫學一元化之鵠的，就需要靠他們的智慧和學養，才能達成。倘若學院內無名師坐鎮，學生立雪無門，將來窩居四方，一無展望，則中醫教育必然繼承無人，而欲振乏力。

同時在設備方面，中醫學系也要有醫學系一般的規模，諸如內經、難經、傷寒、金匱……等傳統醫學課程不妨一一成立研究室。如此不但可以把學生的疑惑與自古聚訟的論題拿到實驗室去驗證，更可能把握住傳統醫學的價值，貢獻出治病救人的力量。

其實改革與創新，並不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問題關鍵端在主其事者的器識的與學養。當馮德在來比錫創立第一座心理學實驗室的時候，一般無識之徒莫不譏諷，然而時至今日，舉世心理學界無不相偕仿效。反觀我國，學術上的革新工作，類似馮德的創舉卻鮮有學者嘗試。自西風東漸以來，中醫教育始終停頓在老掉牙的陳章古籍，訓詁考據的研究方法，以及填鴨式的傳統教學而孤芳自賞，即是一大例證。究竟是器識上比不上人家？或無足夠的學養勝任？盼所有與中醫教育有關的人士深思之。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科學化和經濟發展就逐漸成為世界文化的主要潮流。中國傳統從鴉片戰爭起，與這個世界主潮遭遇，已有百年以上的痛苦經驗。由於中西文化衝突產生的文化失調現象，今大部分都成過去，工業技術業已大量引進，近二、三十年科學一直是優秀青年追求的目標，經濟成長率逐年增加。剩下的是傳統與世界潮流之間價值的適應問題，和價值的重建問題。價值適應問題的解決，可加速傳統的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世界主潮的一部分。價值重建是一更長遠的文化理想。在重建過程中，中國傳統的若干價值，將可對當前世界潮流發現的新問題提供貢獻，並可望形成一個新的潮流。今分述如下：

第一，從清末就流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來看，可知中國在接受西方科技方面相當順利。從張氏之說至今仍被部分知識份子所贊同這一事實看，可知在價值觀念的適應上，迄未成功。研究文化變遷的學者們，早已共同承認：「文化的各部分，是互相依賴的，一部份文化的變遷，其他部分須與之相適應。」中國人歡迎西學之「用」，可是對推動此「用」的價值觀念，却半推半就，甚至仍流行阻礙此「用」的價值，這可能是中國在追趕世界潮流的過程中，顯得較為緩慢的重要原因。一個能適應科技發展的社會，社會成員必須承認並儘速學習下列價值：(1)在時間取向上，對現在和未來的重視超過過去；(2)重視新觀念，並樂意接受新經驗；(3)講究計劃與組織，且視為處理生活事務的方式；(4)相信人能控制環境，改變世界；(5)關切並參與公共事務，視為人應盡的本分。重視個人成就，相信社會地位需靠工作成就取得；(7)重視認知判斷，培養開放心靈。這些價值在當前世界已漸普遍化，成為指導行為的重要原則。任何國家要趕上世界潮流，必須悉心接受這些價值，並使其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根。任何傳統，必須以此為準則，接受批判，凡與此等價值直接衝突者，皆當調整或摒棄。

第二，在長期適應中，中國人對自己傳統的認同，受到嚴重打擊。恢復認同不在復古，需將傳統與世界潮流做創造性的綜合。一方面透過現代價值的光照，發掘傳統價值的新意義；一方面用傳統價值觀去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危機，提出解救之道，然後能促使中國傳統價值的再生。在科技文明普及化的世界裏，任何傳統價值的重建，都不再是一孤立之事件，而是世界文化整合工作的一部分。當前人類的文化危機是：科學與工藝雖已獲得空前成就，人自我控制的力量却在退化；人際關係日益疏離；物質豐富，心靈空虛。拯救此危機，知識份子應深信，傳統的心性之學對心靈世界的深刻體驗，建立人際和諧關係的倫理價值，以及由內聖修養達到自我主宰的功夫等，都可能是對症良藥。中國人必須經由創造性的努力重建自己的價值，才能解決破滅的認同問題，才有希望在未來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談傳統 與世界潮流

韋政通